

樋口一叶『われから』中的女性书写

崔中星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 樋口一叶在短短 24 年的生涯中, 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以女性的视角和细腻的观察, 直率地描绘了明治时代的世态, 再现了女性的悲剧。“女性”这个词是理解樋口一叶及其文学的关键词之一。不管是从樋口一叶日记, 还是从樋口一叶对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创作的执着, 都可以看出樋口一叶对作为女性的自我的思考。其作品大多选择了独特的女性形象和故事切入点, 坦白了女性在社会这一大环境和日常生活这一小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

关键词: 樋口一叶; 『われから』; 女性书写; 自我意识

Tong mouth is “われから” of female writing

Cui Zhongxing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Higuchi Higuchi has written many famous works in his short career of 24 years. With women's perspective and delicate observation, it bluntly depicts the state of the world in the Meiji era and reproduces the tragedy of women. The word “female” is one of the key words for understanding Higuchi and his literature. Higuchi's thoughts on his self as a woman can be seen in both his diary and his dedication to writing novels with female protagonists. Most of her works choose unique female images and story entry points, confessing the lifestyle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women in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of society and the small environment of daily life.

Key words: Higuchi Ichia; “われから”; Female handwriting; self-awareness

前言:

樋口一叶(1872-1896)原本樋口夏子, 生于明治 5 年(1872 年)明治 29 年死于肺结核。被视作“日本第一位女性职业作家”。在日本文学史上, 樋口一叶与《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樋口一叶在短短 24 年间, 为后世留下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其中包括小说、日记、和歌等题材。小島政二郎评论樋口一叶说: “除了被称为天才以外, 没有其他的称呼”^①。樋口一叶的作品几乎都是以女性为主人公, 用纤细的文笔描绘了女性的自我觉醒和成长。为了探讨日本明治时代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和成长, 樋口一叶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樋口一叶在思考女性自我意识的同时, 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融入文学创作中, 形成了特有的创作风格。其创作引起了当时日本文坛的关注, 特别得到了森鸥外等人的赞赏。因此, 樋口一叶被认为是日本明治 20 年代最有名的女性作家。从女性文学研究明治时期的女性自我意识, 樋口一叶及其文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われから』是樋口一叶的绝笔作。盐田良平曾在其著作《樋口一叶研究》中作如下评述: “从思想价值上来说, 《里紫》、『われから』在抛弃女人特性这一点上, 可以看到樋口一叶与旧道德对决的悲壮式创作, 也可以看到其思想的积极性和先进性”^②。关于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 本文综合运用文本解读法、文献分析法。并将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以及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细致的研究。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不仅有助于对作家及作品的全面理解, 也有助于对樋口一叶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进行横向纵向的把握。在综述国内外有关樋口一叶的研究现状和樋口一叶作品文学特色的基础上, 本文具有以下三个研究价值和意义。一是不仅可以弥补研究不足, 还可以为今后的相关、邻近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二是在探讨樋口一叶文学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基础上, 阐明其社会作用。三是从文本本身加深对樋口一叶作品的理解。

一、“われから”的新解

有关“われから”的典故, 户松泉的整理如下。①あまの刈る藻にすむ虫のわれからと音こそ泣かめ世をば恨みじ。(『古今集』卷第十五恋歌五典侍藤原直子朝臣)、②恋ひわびぬあまの刈る藻にやどるてふわれから身をもくたきつるかな。(『伊勢物語』「五十七恋ひわびぬ」)。这是被普遍认可的两种说法^③。在以平假名表记的题目“われから”中, 具有两种意义, 即包含了像寄生在藻类上的

虫子一样依赖于丈夫的妻子形象, 或与此相反, 也包含了依赖于妻子的丈夫形象。作为歌人的樋口一叶, 在小说的题目上苦心孤诣,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确实, 可能引用的两首和歌典故都是恋歌。『われから』中穿插了与四郎和美尾、町与恭助、恭助与波、阿町与千叶这四对男女的纠葛。除了有无男女关系的怨恨、自我毁灭这类和歌所具有的主题之外, 本文还将试着讨论一下樋口一叶寄托在“われから”中的崭新意义。也就是说, 不是从和歌所具有的恋歌·自我毁灭主题来解读“われから”这个词, 而是通过“随心所欲”、“我的一个念头”, 即“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理解方法来推进研究。

《十三夜》的主人公阿关, 无法忍受丈夫长期以来的冷暴力, 回到娘家请求父母替自己索要离婚协议书。其中有一段心理描写尤为重要, 即“若是一意孤行要离婚”, 那么太郎此后就得瞧着继母的眼色过日子, 爹妈也不会像以往那么神气了。“只因我的一个念头”就使得弟弟的前途毁于一旦。然而, 父亲听罢阿关对丈夫的指责, 却是催促阿关立即回到夫家。阿关无奈只得回心转意, “就当自己是死了, 这样一切都会平静”“从今往后, 只当阿关已经不在人世, 只有魂魄”守护着儿子。只要这样想, 就能“忍上一百年”。阿关带着这样的心情离开了娘家。由此可知, 所谓“一意孤行”、“一个念头”, 就是“われから”; 所谓“就当自己是死了”“阿关只剩下一个魂魄”, 是由丈夫的“われから”而导致的结果。

『われから』的故事叙述者, 以屈原的故事, 比拟了千叶被老爷爷赶回故乡一事。由此可知, 阿町与千叶的不伦关系是误读。由此可知, 和歌①②无法成立。因此可以说, “われから”并非是和歌典故所具有的恋爱之心、自我毁灭的意思。而是同《十三夜》一样, 意为“一意孤行”、“一个念头”, 即贯彻“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的绝望。故事中, 想拥有“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的人物, 有美尾的母亲、美尾、与四郎以及恭助。另一方面, 阿町是他们“われから”的受害者。进而可以说, 千叶蒙受不白之冤, 被老爷爷赶回老家, 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二、阿町的出世愿望

『われから』自发表以来, 围绕着阿町和千叶的不伦之恋, 现行研究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如今, 阿町和千叶有着不伦关系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不可忽视的是, 在故事的结尾, 樋口一叶用屈原的故事形容了千叶被老爷爷逼迫返乡一事。因此, 可以看出作者在

对千叶的遭遇鸣不平,进而可以知道两人的不伦关系是误读。因此,本文将重新解读阿叮的真正愿望以及其与千叶的关系。欲查明两人关系被误读的原因,本文将分析阿叮与千叶交往时的心理描写。另外,还将探讨阿叮在夫妇关系中真正的烦恼。阿叮和千叶的交往方式和其他用人有什么不同。用人们对阿叮和千叶的关系、阿叮和丈夫的关系的走向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文都将逐一究明。

首先,本文将分析阿叮与千叶交往时的内心描写。一个寒冷的夜晚,阿叮沿着院里的走廊漫步,排解内心的苦闷。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寄宿书生千叶的门前。阿叮走进房间,同千叶两人谈论些日常生活相关的话题,诸如天气冷暖、学业繁忙与否。这是小说中第一次描绘到两个人见面的场景。看着眼前的千叶,阿叮想到了在这之前住在这里的书生,想到前车之鉴,阿叮开始担心千叶会因为学业疏于对生活的料理从而累坏身子。在阿叮眼中,千叶的穿着打扮“看上去土里土气的。他穿着细条纹的棉衣,扎着白布腰带”。除此之外,文中还写道:“她把手放在用藤蔓编制的火盆套子的边沿上,白皙的手上戴着闪闪发光的戒指”。阿叮和千叶的贫富差距一目了然。“夫人仿佛做了件大好事似的”,阿叮在为千叶添加炭火后,就像实现了自我价值一样,满意地将自己的行为认作为是一件为他人而做的“好事”。对于阿叮来说,千叶处于比自己弱势的地位,不过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弟弟一样的存在。

其次,阿叮和千叶的交往方式和其他用人有什么不同,用人们对阿叮和千叶的关系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关用人们的描写,这两个场景至关重要。在用人们的眼中“夫人一点都不拘小节。看到书生千叶冷得发抖,二话不说就让老妈阿仲赶制了一件冬衣。”也就是说,夫人对千叶的关照,只是因为“夫人从小就喜欢赏东西给别人”,而非出自自别的什么不伦情感。阿叮也不仅关照了千叶一人,对其他用人也体现出不拘一格的关怀。有一年,车夫茂助只是不经意地在她面前说了诉苦的话:“孩子过年还没有新衣服穿哩。”阿叮便把丈夫的绸子外褂赏给了茂助的儿子。此外,婢女阿福早就看上的夫人的结城绸衫,被送给了千叶,阿福便耿耿于怀处处与千叶做对。这也给夫人阿叮与千叶的关系为他人误会埋下了祸端。

最后,从阿叮在夫妇关系中真正的烦恼来看阿叮的自我意识——对出世的渴望。阿叮自出生以来从未外出工作过,过着衣食住行都有用人伺候的生活。面对因忙碌经常不回家的丈夫,阿叮感到人生寂寥,前途暗淡。察觉到丈夫如今竟学会了欣赏歌舞伎、三味弦,变得越发风雅,阿叮“感到有些难过,似乎有千斤重物压在了心头。”在艺妓三味弦的伴奏下,丈夫能够弦娴熟地演唱《劝进帐》,阿叮对此感受到的不是嫉妒两人的感情,而是丈夫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丈夫社交甚广、见多识广。而阿叮的天地始终这样狭小,一点也不知道为人处世的道理,每天只是悠闲度过。这是阿叮出世愿望最直白的描写。

三、抒情性解读

『われから』和《里紫》被视为樋口一叶作品中最具思想价值的两部作品。但是,在樋口一叶的作品中,深刻的写实性,并不一定妨碍抒情性,思想因素也不一定会减少抒情的原味。所谓抒情性,小野十三郎在《现代诗手帖》中的定义如下:思考和批评不仅与抒情性无关,而且是左右和决定抒情作用的主要因素。而且,抒情性的核心内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在变革。『われから』无论是情节,还是题材,都绝非樋口一叶罕见题材。重要的是阿叮的心理活动是如何被刻画的,可以说这正是这部作品的主题所在。不被他人需要、跟不上丈夫的步调从而被抛弃等,对因未来的种种事情而烦恼的女主人公的刻画方式很重要。小说的主题也在此被完美地体现出来。因此,可以说该作品不仅具有思想性、批判性,同时具有丰富的抒情性,且这种抒情性可以在捕捉女主人公的内心描写中得到说明。综上所述,在分析文本的同时,分别详细探讨阿叮的内心描写和外在表现。这种抒情性是如何与思想结合在一起?支持抒情气氛的思想内容又是什么?此外,樋口一叶的批评精神是怎样的呢?

首先,丈夫平日里风流成性,与艺妓发展不伦关系且生育私生子,以及先发制人将阿叮赶出本家,这些都是极富现实性的描写。在阿叮与丈夫关于丈夫同艺妓小梅的交往一事进行面对面交锋的过程中,有如下一段极富诗意的环境描写:“月亮在云中若隐若现,只有暗淡的月光倾泻而下……晚上的风飏地刮过檐头,吹响了无人触碰的铜铃,供神的纸帛寂寞地随风而动。”这不是单纯的环境描写,而是阿叮因丈夫的不忠诚产生的对婚姻生活不安的心理分析。阿叮的不安来自丈夫的背叛,可以看作是对男性主导婚姻、主宰女性命运的批判。由此可见,通过以上表达,因阿叮的不安和忧郁带给读者的紧张感在得到缓和的同时,阿叮的情绪也因此让读者感同身受,抒情性由此产生。

纵览樋口一叶的文学作品,后期作品倾向于现实性、思想性和批判性,但与此同时,也能感受到作品中的抒情性。以抛弃旧道德为主题的《里紫》『われから』,在本质上都是抒情类作品,与所谓写实主义文学和思想小说并不能等而论。『われから』是樋口一叶的绝笔作,与《里紫》一样,是一部以此前樋口一叶作品中从未触及过的通奸为主题的作品,具有思想性和批判性。与此同时,从出自和歌典故的“われから”这一题目可知,也是一部极富抒情性的作品。因此,欲考察樋口一叶作品中的抒情性与现实性的结合,『われから』是最合适的作品。“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作家萧红对身为女性的不幸的感叹。笔者认为,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包括美尾、阿叮在内的近代日本女性的生存困境的根源。由此可见,樋口一叶之所以在『われから』中安排母女两代人的故事,其用意正是在于揭示女性不幸命运的普遍性和延续性。

四、结论

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抛弃家人的母亲,因愤怒而发奋图强拥有巨额资产的父亲,以及以资产为手段与高地位男性结婚的女儿三位中心人物,及其各自人生中所发生的悲剧。主人公阿叮在陷入困境的同时,摆脱了社会、家庭以及作为女性的身体这三重束缚,勇敢地说出了对女性自由解放的渴望。这部作品,体现了樋口一叶独特的女性书写方式,也因此“抒情性”和“现实性”之间取得了平衡。可以说『われから』承载了樋口一叶对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抒情性描绘。也体现了樋口一叶对压迫女性的社会现实的批评。

参考文献:

- [1]李慧慧.樋口一叶作品中女性的情感表达与自主意识[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21,38(01):26-28.
- [2]郭婷.樋口一叶小说中的女性书写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21.
- [3]李卓.女性社会角色的变迁与日本的现代化[J].南开日本研究,2013(01):9.
- [4]吴鑑萍.浅论樋口一叶作品的女性意识和现实主义色彩[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6.
- [5]牛凯.樋口一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后期作品为主[D].东华大学学位论文,2010:31.
- [6]李卓.日本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J].日本研究,1998(01):6.
- [7]樋口一叶著,潇潇译.樋口一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注释:

- ①小島政二郎、今井邦子、三宅花園.『樋口一叶研究』.「新潮」.1935:20.
- ②塩田良平.『樋口一叶研究』.中央公論社.1968:728.
- ③戸松泉.『『われから』—小説>の世界の顕現へ』の「付記」『国文学 解釈と鑑賞』1995年6月.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2021年研究生科研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名称:日本明治时期女性文学中的自我意识表达——以樋口一叶和与谢野晶子为中心

项目编号:2021KYZZ02075